

# 伊朗印象

王 蒙

## 似曾相识的德黑兰

从德黑兰机场走出来不久,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气派也很有风格的艺术品,那就是自由广场的大门,大概可以称为解放门或者自由门。走近了,你才看出来那是一个凯旋门式的建筑。这个凯旋门与巴黎的、新德里的,乃至平壤的类似建筑不同。它的下部像是切开了的金字塔,它的顶部像是一本打开的书,“书”上由于有类似窗户的造型,所以又像是一座楼房。也可以把这本“打开的书”想象为一个屏风,具有屏风的亲和与展开性。中间是一个具有伊斯兰拱形与桃形风格的门,门的穹顶上,建筑给你以菱形的编织感。远远望去,我以为是一个大的雕塑,尤其是夜间,它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威严而又璀璨。

这是巴列维国王于1971年为纪念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年而建立的,塔高五十米(巴列维王朝立国五十年),正面由两千五百块完整的石块拼成(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年)。这是一个艺术的精品,是古波斯建筑与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完美结晶,表现了伊朗艺术家不平凡的想象力与结构能力。它坚固、庄严、

沉稳,同时不失舒展与精细,具有镶嵌感、拼接感与折叠感。它确实还具有一种“比历史还要古老”的古典与文雅。

德黑兰的政治生活中比较容易见到的是各处有关选举的招贴画,各派人士都在积极竞选。同时,也可以看到不少伊朗国家领导人的巨幅照片。

此外,我在德黑兰发现的都是生活,百姓的日常生活。许多地方有明渠流过,你可以说那是小小的河流在城市里流淌,发出吸溜吸溜的水声,越是相对干旱的地方越是体现出对于水的珍爱。到处都有高大的树木,越是夏季炎热的地方也越呈现出对于树木花草的依恋。到处都有商家与手工艺者的作坊,有价格不昂贵而且富有民族特色的商品。到处都会看到悠闲自在的德黑兰人,尤其是小孩子们在嬉戏。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们也不少,她们的孩子被装饰得十分鲜艳,但是母亲抱孩子的姿势与我们华人不太一样,她们常常是两手平托,你远远看去,好像是托着一件珍贵的礼物。

德黑兰可以分成城南、城北两大部分,两个部分的气候不尽相同。城北地势高耸,会比城南冷一些。我们在时,城南下雨,城北却





飘扬着大雪,向北面望去,是皑皑的雪山。我们看到过这样的奇观:下雪了,薄雪花下面是碧绿的树叶,而树叶间夹杂着红果。城北有更多大的机关单位,高级住宅区与外交使领馆区。

德黑兰的交通也很拥挤,人们喜欢讲的一句话是:这里的汽油比水要便宜,所以机动车辆很多。很少看到比较豪华的车种,最多的是法国“标致”与伊朗合资的出品。德黑兰人以开车技术良好而闻名。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挤过来钻过去,无路之处有了路,使不能通行的地方通行。尤其令我惊讶的是德黑兰司机先生们的倒车本领,由于单行线多,走错了无法逆行回去,他们干脆就提速长距离倒车,踩着油门倒车,这是德黑兰的独特风景。

德黑兰的糖果店值得记住。他们有一种风味独特的糖品:玉米饴(波斯语叫“嘎兹”),即从玉米中提炼出糖分来,加上鸡蛋清粉、开心果的碎块和藏红花,制成一种并不过甜的,亲切自然的,别有家乡风味的糖。这种糖我们在伊犁时吃过,但限于新疆的条件,没有开心果,那个年代也没有花生米。有一次,我的二儿子王石站在卖这样的糖的小摊前,被邻居的淘气鬼一推,踩到了一块糖上,他的帽子被摊主拿下做抵押,而他当然没有钱。后来是一位好心的维吾尔老人替他付了款,才走掉了事。但是这种糖果的味道,他深深刻到了心里。这次我从伊朗归来,带来了这样的糖果,唤起了他童年的记忆,也唤起了我的记忆。天涯何处无玉米饴?天涯何处无甘甜?

德黑兰的馕饼店非常多,与新疆的馕相比,它们比较薄也比较软,同样有一种面粉烘烤的香味。与新疆一带在陶土做的大瓮中贴到瓮壁上烘烤不同,他们是将面剂子伸到很大的明火中,很快就完成一个馕饼的烤制过程。据说这里的人多半会从馕店里购买馕饼,而少有在家制作者。我对这个说法一再核问,确实如此。

我们去了三个城市,德黑兰、设拉子与伊斯法罕。三个城市人们的服装装饰、交通工具等相差不大,生活上不追求光怪陆离,不追求花样翻新,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淳朴和善良,是一种自在和舒适。

## 伊朗知识界一瞥

我有幸在伊朗的沙希德·贝赫什提大学(创办于1960年,位于德黑兰北部,1983年前称“伊朗国立大学”,是伊朗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,设有文学、外语、医学等十个院系,开设中文课程,并设有中国学中心),在德黑兰书城,在对外文化联络组织(伊朗统一归口管理对外文化和伊斯兰教交流的政府机构,隶属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,但该组织主席则由伊朗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任命)讲演;参观伊朗伊斯兰议会图书馆与伊斯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与本地的一些知识分子见面与交流;通过接受采访,也与伊朗媒体有些微的接触。

大学讲演的经验,与在欧洲或美洲并无大的不同,人们听得比较随意,提问也很自然。这种形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学苏联时称之为“习明纳尔”,也就是seminar。伊朗这里多了一个项目,是一位学习中文刚刚一个月的女大学生朗诵了一首诗,是她用拼音字母写的中文诗。她比较羞怯,声音太小,听不太清楚,当然,情意可感。有一批人能够与你讲一些中文,这本身已经不错了。我在他们系里也看到了一些中文书籍、中文书法与中国画作品。但总体来说,他们对汉学的研究还处在发展阶段。

他们的书城相当好。有一层是专门给少年儿童准备的,图文并茂,琳琅满目。另有一层正在举行《古兰经》的版本展览,中间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穆斯林的经书。悬挂着大量的经文书法作品,最多的是“安拉艾克拜尔”,即真主伟大的颂词。有的是用烫金写的,那种



虔诚与激情非常感动人,配上很好的玻璃镜框,郑重庄严,并且辉煌夺目,仪态万方。

这里有一种不可忽视、不可低估的强大的精神力量。任何人用轻慢的态度对待这样一种力量、信仰和文化,只能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。

整个书城的书籍,尤其是与伊朗文化、伊斯兰文化有关的书籍,讲究、认真,仅看外观也堪称光辉灿烂。波斯语“书籍”一词——kitab——本身就有一种崇高伟大的感觉。

书城每周举行一至两次讲座讨论。这次,由我和另一位汉学家主讲,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。汉学家在讲话中提到了我国大量的现当代作家与他们的作品。他甚至也谈到了从网上找到的有关我的资料,例如我在美国得州休斯敦赖斯大学的英语演讲。他们的资讯来源还是比较丰富的,看来他们对于网络的使用也是可以的。我想起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对我讲过的一句话,他说,在美国有人主张,能够使用电脑与网络的国家,就不能算是极权主义国家。

这种气氛,这种做法,包括三四十个与会者的穿戴、神色、谈吐与参与程度,都让人觉得相当开放与自然。我在这本书中一再使用“自然”这个词,因为第一,我看重这个词,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它比“自由”这个词还要容易理解与亲近,还要难于驳倒与剥夺。如果说这次的伊朗行有什么东西感动了我,那么,一个是文化,一个是自然,最自然的文化,最文化的自然,都是可爱的。

在书城,我与当地作家同行也有一个不拘形式的交谈。他们叹息说,过去,伊朗是中国丝绸之路的西部终端,就是说,伊朗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一个桥梁,中国与欧洲常常通过伊朗来了解对方。然而,相当长时期以来,中伊(朗)间的资讯交流不算畅通,又都把注意力放到了西方大国身上,现在变成了中伊双方通过西方资讯来了解对方。他们是多么期望能够增多与中国交流的渠道啊。他们讲

得很真诚也很动人。这个问题也确实存在,西方的传媒影响是太大了,然而,我们更需要直接的相互了解。

在伊朗对外文化交流组织的集会上,我用波斯语讲了七分钟。波斯语属于印欧语系,与我熟悉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维吾尔语并无共同之处。但是维吾尔语中有大量波斯借词,另外其小舌音、送气音、卷舌音等汉语中没有的音素,与波斯语十分接近。这使我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到伊朗班门弄斧,讲一段波斯语。他们的热烈掌声使我得意,虽然这种得意相当小儿科。我反而相信,一个有着儿童式的表现欲的人,多无大恶,容易相互做朋友。

## 文化的珍重

正像宗教、诗、图书等词一样,他们谈起文化一词,就萌生出一种敬意。波斯语的“文化”一词发音是“法尔罕格”,与阿拉伯语、维吾尔语等的“玛迪尼亚特”不同,有一种概括感和崇高感。

我拜访了穿着伊斯兰盛装的伊朗伊斯兰议会图书馆(伊朗最古老的图书馆,建于十九世纪初,1923年初具规模,1996年政府对图书馆进行扩建,改名为伊斯兰议会图书馆、博物馆和文献资料中心,除供议员查找资料外,也向公众开放。该图书馆收藏有两万两千册手抄本,二十多万册印刷本和相当数量的凯加王朝时期出版的各种书籍,是伊朗重要的文化宝库之一)馆长阿布哈里并参观了图书馆。该图书馆有一本刊物,主要介绍议会图书馆收藏的手抄本书籍,用波斯语、阿拉伯语和英语三种语言出版发行。他们特别要我会见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专家,他是手抄本鉴定专家,为此图书馆的手抄本整理立下了汗马功劳,被认为是该馆的“镇馆之宝”,至今仍然坚持天天上班,整理修补古代善本书籍的手抄本。

我也拜访了伊斯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穆沙维波吉纳瓦尔迪,交流了百科全书编纂的经验。我向他们介绍中国最近编纂出版的中学生百科全书,他们表示,他们的百科全书也有为青少年与普通读者使用的简缩版本。他们把已经出版了的数十卷百科全书给我看,我恰好翻到了“布哈拉”、“撒玛尔汗”等条目,解释详尽,插图精美,装帧整齐,目前有波斯文与阿拉伯文两种。

不论是图书馆的先生与女士,还是大百科全书的领导人与工作人员,谈起自己的工作,都有一种沉着、矜持、平稳和信心。他们不卑不亢,他们并不急切地讲说什么、宣传什么、争辩或者反驳什么。他们对于异质的文化没有任何攻击,也没有特别在意。他们绝对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落后了,需要追赶了,闹不好要开除球籍了的地方。他们的心态很好,很舒服。(是不是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像我国的同行那么在乎他人——外国人?我们这里,说起外国,一度不是和平演变的阴谋就是学习的榜样,不是亡我之心不死就是一声炮响使我们振聋发聩,不是老大哥就是间谍……)

这里有一种多位一体的尊崇与珍爱。伊斯兰是一种信仰,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光辉照耀之下,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天地,自己的出版物,自己的历史传统,自己的语汇体系与诗歌谱系,自己的工艺、建筑,以及与诵经有着密切渊源的音乐、歌曲,直至自己的教育

体系。也是在这样的旗帜下,激发了伊朗独特的伊斯兰革命。伊斯兰文化、伊斯兰百科全书、伊斯兰图书,所有这些努力,体现了在全球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的时候,伊朗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对于维护自身的文化性格、文化体系与生活方式的努力。应该正视,应该理解,应该交流,应该相互学习,而绝对不能视如草芥,更不能视如寇仇,一笔抹杀。你有一百条先进的科学技术、政治运作体制与方式、军事实力,还有通俗文化传播手段,还有完备的法律,还有先进的“无敌”的硬实力,却无法取代一个古老巨大坚强的文化数千年来所营造的一个世界:信仰的世界,诵经也诵诗的世界,精美绝伦、如梦如画的世界,而且是,切莫忘了,这是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世界。

有一位年轻的朋友,私下交谈中显示他对于本国与世界大局的理解。他先说中国,他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领袖,但是毛泽东在发展经济方面不算成功。在建设中国方面,邓小平推进了毛泽东未竟的事业,与此同时,意识形态的激进革命的气氛有某种降温。中国人首先需要的是过好日子。他说伊朗也是一样的,伊朗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。我希望这样的过程不被破坏。他的话有一点道理,虽然这样的话说早了大家都不接受。

(本文选自王蒙长篇纪实散文《伊朗印象》,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)

